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六回 英雄戶外聽私語 貪官屋內說謊言

且說智化看這二人神色不正，來至李天祥屋子後面，窺見房內擺列一桌酒席，李天祥居中坐定，一黑一黃兩個人在旁坐著。李天祥說：「二位賢弟。」那兩個人說：「小人焉敢與大人稱兄喚弟！」李天祥說：「哪裡後來！你們兩個人是當世英雄，終久是國家棟梁之材。我還有大事奉懇二位，不知二位膽量如何？」邢如龍、邢如虎一齊說道：「我二人受大人的厚恩，碎身難報。若問我們的膽量，學會一身來無蹤跡去無影響之能，叫我們上山擒虎，下海捉龍，只要大人差遣，萬死不辭。但不知大人所差何事？」天祥說：「我實對你二人說罷！我的老師是當朝龐太師，與開封府包公那黑炭頭有劊子之仇，至今未報。屢次的上折本，萬歲爺偏心護庇，總未降包公之罪，我看二位堂堂儀表，必然本領高強，技藝出眾，特邀二位一路前往。你們要能結果包公性命，必定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，我老師必定保舉二位作官，奉送紋銀一萬兩。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」邢如虎大吼一聲，說：「殺包公！」李天祥慌忙站起攔住，作驚道：「別嚷！此是機密大事，不可高聲。」又叫家人出去外面看看有人沒有。家人出來一看，復又進屋中說：「外面無人。」焉知曉他只瞧了前頭，沒看後院。李天祥又問：「我說到包公，二位何故這般的動怒？」邢如龍說：「我實對你老人家說，我們在黃河岸上，作的是綠林買賣，聽見綠林中人傳說，我們天倫死在包公之手，可又不知確實否。如真死在他手，豈有不與父報仇之理？」李天祥說：「只要是開封府的事，我無一不知。」邢如龍說：「先父姓邢單名吉字，先作綠林，後來出家，當了道士。」正說在這裡，李天祥答言：「此事我是深知。原來邢道爺就是二位的令尊。皆因你們令尊好下圍棋，常常陪著我龐太師弈棋。那日包公派展熊飛行刺龐太師，總是太師爺造化大，可巧這天出去會客，姓展的到斜月軒見著你們天倫，未容分說，就將他結果了性命。你天倫一半喪在包公之手，一半喪在南俠之手。若論男子生於天地之間，父仇不報，算甚人物。」邢如龍說：「我若不殺黑炭頭，誓不為人！」李天祥說：「明天我在商水縣寫一封書信，你二位到我家中，務必白天將開封府路巡探好，至晚間方好行事。若要什麼應用物件，只管與我少爺去要。我就假說染病，在商水縣等候。見了你們二位回來，或事成，或事不成，我再入都。」智化聽到此處，把舌頭一伸，轉身便走。來到了屋中，見張龍、趙虎，說：「我這趟可將他們的消息全聽來了。我明天可不能同著二位上襄陽了。」就把天祥差派邢如龍、邢如虎上開封府行刺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趙虎一聽，破口大罵，說：「咱們別容他們去行刺，連李天祥一並拿住，叫本地方官將他們解往開封府。」智化說：「不行，就憑一句話，如何就將他們拿住？總要見他們的真贓實犯，才可將他們拿住。再說，包公怎麼派展大哥錯殺邢吉，是什麼緣故呢？」張龍說：「不是那回事。那是李天祥捏造的言語，為的是用假話激發他二人，好盡心竭力，前去看刺。」智化道：「是了，原先倒是怎麼件事情？」張龍說：「說起話長。有個黃老寡婦，她有兩個女兒，叫金香、玉香。玉香給趙得勝之子為妻，過門之時，叫金香頂替，趙家一瞧不是，兩下裡一鬧，金香乘亂跑回家去，兩親家揪扭著擊鼓鳴冤。包公升堂一問，女家報男家害了他女兒，男家說他用金香頂替。包公傳金香到案一看，金香一則長得醜陋，二則是個瘋子，上堂來她說：『咚咚咚！嗚嗚嗚！哇哇哇！媽呀，上頭坐著佛爺。』這一句話包公便一暈摔下公位，從此包公中了邪。後來大相國封扶乩，那幾句話我還記得哪：『心地不提防，上堂覺渺茫。良醫無妙藥，友到便方。』當時誰也不明白，後來才知道橫著一念一拐彎，便是『心上良醫到便有方』。可巧展熊飛來了，半路上碰見邢吉的徒弟小老道拐騙衣箱，展熊飛聽他們說，邢吉有一本書叫《陰魔錄》，龐太師請他去害包公，展熊飛夜入龐太師府，正遇老道作法，被展熊飛瞧見。作法最怕人瞧，老道用符咒一催，攝魂瓶崩碎，打死邢吉，包公病也好了，拿問玉香原案，後來展南俠作了官，怎麼是他害的呢？分明假造的言語。」智化說：「這事我如何知道？明天我跟著這兩個去，他們必想著開封府此時無能人。他不去行刺便罷，如要真是行刺，不是我說句大話，他二人走脫一個，拿我是問。」趙虎也不敢讓智化一路同行了，反倒給智化行禮，囑咐前去要小心。智化說：「明天我也不見五太太了。」

次日五鼓，智化就等候李天祥起身。忽聽外面有了動靜，智化悄悄地先就出了店門，在前途等候。不多一時，遠遠就望見李天祥的轎馬人等。智化就在他們前後左右，他們打尖之時，智化也用飯，等他們起身，智化又跟下來了。至晚間，果然住商水縣中。午時就有前站先下來，見商水縣辦差的，把官話私話，都說明白了。李天祥到的時候，不用費事。要是官話私話說不明白，本地知縣擔架不住。智化看著李天祥轎子進了公館，邢如龍、邢如虎押解馱子，也走進店中去了。智化方才轉身，在他的公館至近的地方找店住下，預先告訴店家：「我今天行路勞乏，要早些安歇。我也不要茶水，你們也別驚動於我。」伙計點頭出去。智化隨後就把雙門一閉，把燈火吹滅，在牀榻上盤膝而坐，閉目合睛，吸氣養神。直到天交二鼓之半，住店的俱都安歇了，智化也不換夜行衣服，自己出了屋子，把雙門倒帶，由窗戶紙伸進手去把插管插上，「颼」的一聲躡上房去，躡房躍脊，直奔李天祥公館。由後界牆穿過去，尋得李天祥上房，仍是在後窗戶用指尖沾口津，在窗戶紙上戳一小窟窿。往裡一看，見李天祥拿著一封書子，叫從人預備四封銀子，吩咐一聲：「有請邢壯士。」家人答應，轉身出去。不務一時，邢如龍、邢如虎打外面進來。李天祥起身說道：「二位賢弟請坐。」二人說：「不敢，大人請坐。」李天祥道：「我有話講，坐下細談。」二人方才落坐，從人獻上茶來。李天祥說：「明天我可不走啦，就在此處聽候佳音，我這裡有書信一封，你們二位千萬要好好收藏。你們進風清門□字街，打聽有個雙竹竿巷，路北大門，問明李宅，盡管問我的名字，李天祥李大人是在這裡居住不是？如若問對之時，此信尚不可遞進去，必要見了我兒子，當面投遞。我兒必將你們請進去。我兒名叫李暉。到我家之後，要什麼應用的東西，叫我兒給你們預備。我這裡有二百兩白銀，可不是酬勞你們，這是給你們二位作路費。事成之後，保二位作官，讓老師奉送你們二位白銀一萬兩。」二人齊說道：「不敢領大人賞賜，我們去殺包公，一半是與我們自己報仇，如果事成之後，大人提拔提拔，我們就感恩不盡了。大人在此等候，我們進城，見天色行事，天氣若早我們就出來探道，當日晚上就入開封府，把他頭顱砍下，用油綢子包好，不露血跡，我們躍城而過，就連夜回奔大人公館。大人早見著黑炭頭腦袋，亦好放心。」李天祥說：「全仗二公之能。二位早早歇息去罷，明天早晨起身，也不用過來見我，我在此處聽好消息就是了。」說畢，對著邢家弟兄二人打了兩躬。邢家弟兄倒覺有些過意不去，捧著銀子，拿著書信，李天祥送出門首，千叮嚀，萬囑咐，這個事情，總要謹慎方好，智化見兩個人出來，急忙抽身欲回轉自己店房，忽然望前窗戶上一看，但見雪白窗戶紙上頭有一個小月牙孔，倒把智化嚇了一跳，究竟總是夜行人知道夜行人的規矩，智化一看這個小窟窿，就知前窗戶那裡有個大行家，必在外頭窺探屋中之事。智化一矮身軀，施展夜行術，直奔正西住牆頭上一縱，就見有一條黑影，往西南一晃，再細看，已蹤影不見。智化倒覺心中納悶：這條黑影是什麼人，這樣快的身法？此人比我勝強百倍。意欲追趕，又不知往哪裡去了，只好回店。躡進牆去，回到自己屋內，並不點燈，仍是盤膝而坐，閉目養神，等至天明起身不提。

且說邢如龍、邢如虎抱著銀子，拿了書信，到了屋內。不提防有一宗物件，吧噠一聲，正打在邢如虎脖子上。邢如虎哎喲一聲，回頭一看，什麼也瞧不見。說：「哥哥，這事可奇怪了，哪裡來的一塊石頭，正打在我脖子上。」開口要罵，被邢如龍攔住說：「不可，由外面打不進來，裡邊也沒人，這店中間房太多，也許是仙家老爺子，好鬧著玩，打你也是有的。千萬可別口出不遜，要是衝撞著他們，那可不好哇！」邢如虎說：「哪有這些事故！」將銀子放在小飯桌子上，先就把書信貼身帶好，又叫店中預備酒菜。二人越想越高興，直吃的大醉，叫店家把殘席撤去，二人頭朝裡沉沉睡去。第二日早上起來，直奔京都開封府前去行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